



诗 生活

奚密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诗 生活

奚密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生活 / 奚密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5

(海外学者思想学术随笔丛书)

ISBN 7-5633-4618-X

I. 诗… II. 奚…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世界—
文集 IV. I1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056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南宁华侨印刷厂印刷

(南宁市北湖南路 20 号 邮政编码: 530001)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32

印张: 5.5 字数: 80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5 000 册 定价: 13.6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丛书总序

杜维明

这套丛书没有预先绘制的蓝图,也没有既定方针,是偶然,是闲谈,是一种灵感式的构想。几经尝试,逐渐成为具体可行的计划。有数位学者愿意把他们信手写出的诗、散文、杂感等各类作品投入其中,丛书便应运而生。

学者以教学和科研为本业,成果多半用专门术语在学术刊物中发表。读者对象多为同行,目的是开拓专业领域。他们和知识界只是远亲,和文化界更是隔着几重公案。对学者而言,理想的情况是,学术界的探究为知识界提供信息、观念与智能,知识界影响文化界的质量与品位。可实际情况是,文化界的庸俗,导致了知识界的浮躁,干扰了学术界的沉潜。这种现象在文化中国屡见不鲜。

学者,特别是人文学者,期望学术、知识、文化三界健康互动,相得益彰,形成良性循环。学者们竭力营造各具特色的象牙塔,知识人企图栽培一代又一代的“士林”,文化工作者有把沙漠浇灌成绿洲的抱负。但他们常常画地自限,文人相轻,不甘寂寞,导致了随波逐流,缺乏开阔的心胸和与人为善的雅量,自然也就失去了独来独往的风骨。

人文学者(也包括有人文关怀的社会学和自然科学学者)用笔耕开创他们的天地,以文字凝聚他们的思想。他们所建构的理念与现实脱节,但他们掌握意义世界的游戏规则,懂得价值领域的运作机制。他们虽然没有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知识经济宰制的信息时代,他们扶摇直上,鄙视没有专业知识的普罗大众。我们期待加入这一行列的同道走出象牙塔,一洗文人习气,回归日常生活,体味人生的酸甜苦辣,与广大读者分享自己的真知真乐。我们没有奢望一蹴而就、煽情畅销,但我们相信细水长流,如此融会各行各业的源头活水,为文化沙漠注入一点生机。耆宿费孝通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我们精神的家园。

目 录

“我家本住在寒山”:美国诗人史耐德	1
“我是一个甜心饼”:字的联想	7
“完全不爱了的人”:爱情环保	13
“明朝散发弄扁舟”:8世纪的嬉皮	17
“天下无难诗,只怕有心人”	21
中庸还是乡愿?——中国的成语	27
隐藏和揭示:诗人的笔名	30
奥斯卡,还是诺贝尔?——沃克特在台北	34
从脏话到笑话:“听”的艺术	37
紫罗兰与玫瑰:回忆的芳馥世界	40
香草传奇	44
数字的美学	50

可爱与可怜	56
任性的暴力	59
看世界的方法	70
汉英之间	77
“碧海青天夜夜心”:中文里的“心”	84
“不将俗物碍天真”	88
钻石与锈	93
波赫士和老虎	100
商人与诗人	105
露珠香的世界	110
何处可采莲	114
与我同行	118
面包、苹果和鱼	122
双人床与现代诗的挑战	131
今天为什么要读诗?	139
为现代诗一辩——奚密访谈录	152



“我家本住在寒山”：美国诗人史耐德

史耐德(Gary Snyder, 1930—)退休了。1986年他应聘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担任英文系创作班教授。今年夏天他从杏坛退休,结束他一生中唯一的学院生涯。5月22日那天,加大的同事和学生为他举办了一场庄严而温馨的酒会。事先他问是否可以在酒会上说几句话,我欣然同意。作为一个中西诗歌的专业读者,我与史耐德说得上有缘。

当年念研究所时,我第一篇论文的题目就是寒山对史耐德早期作品的影响。在当代美国诗课堂上做完口头报告后,教授建议我去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那篇论文成了我在美国学院体制里入门的第一课,修改后的中译本收在郑树森编的《中美文学因缘》一书里。1988年在加大应征教职时,委员会的英文系教授问了我几个有关这篇论文的问题,我才知道原来史耐德就在戴维斯教



书,而我们也果真做了同事。

史耐德与中国的因缘远比其他西方诗人深厚。他的创作、生活、诗学、世界观处处受到东方的启发,而中国古典诗是他的启蒙老师。1950年代他随陈世骧先生读诗,并开始翻译。24首寒山译诗在1958年出版,很快成为“旧金山文艺复兴”的经典之作。“细草作卧褥/青天为被盖”的寒山成了“垮掉的一代”的象征、“嬉皮”的典范。这位唐僧,将他对世俗的嘲讽和悟道后的澄明,寄托在癫狂的行径及充满禅趣的诗歌里。经过翻译,他化身为美国文学一个迷人的原型,对欧美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披头士(The Beatles)1967年的名曲《山上的愚人》(The Fool on the Hill)据说描写的就是寒山:“可是没人睬他/人们说他傻了/他却从不回答/啊山上的愚人/看那夕阳西下/心中第三只眼/静观宇宙回旋。”

史耐德做过森林瞭望员和海员,先后十年在京都研习曹洞宗。1980年代定居在内华达州和加州边境的山上,除了写作坐禅,还积极参与环保运动。他在戴维斯分校成立“造化与文化”的跨科系项目,结合人文及科学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开美国风气之先。他本不属于学院派,不迷信理论,不以“名牌”傲人。多年来得奖不



计其数,但是他不自矜,不矫饰。我曾作为“旁听生”,亲身感受他的平易近人和幽默言谈。他曾说:“教书的原始语境是孩子们围着火堆听族里老人讲故事。我们对电视的着迷大概出自一种对亮光的乡愁吧!”一般人退休之际,会提出各种理由:终于有时间培养嗜好、和家人在一起、游山玩水、发展事业“第二春”等。史耐德却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退休——我真的很老了耶!”

当代美国诗人中,史耐德在中国内地可说是最具知名度的一位,不少诗人写过有关他的诗。例如王家新的《加里·斯奈德》:“他粗糙的手插进泥土里/摸到了事物的根”,陈东东的《跟加利·施奈德谈到飞翔的佛法僧鸟》:“现在你真的穿过沙漠/站到了岸上……”这位美国诗人在东方——除了中国还有日本和印度——找到他艺术和生命的原乡,而东方读者也在他身上看到东西文化最真挚动人的结晶。

有一回演讲后,观众问史耐德:“既然你说自然不是人能摧毁的,那又何必环保呢?”他毫不犹豫地答道:“因为那是品德。”接着又说:“也是风格。”这句话,用来描写72岁的诗人再恰当不过。近半世纪以来,史耐德高洁淡泊的品德和豪放古朴的风格,不仅称得上是“诗人”的典



范,也是“人”的典范。

【附诗】

Paul McCartney(1944—) and John Lennon(1940—
1980)

The Fool on the Hill

Day after day,
Alone on a hill,
The man with the foolish grin
Is keeping perfectly still;
But nobody wants to know him,
They can see that he's just a fool,
And he never gives an answer.

But the fool on the hill
Sees the sun going down,
And the eyes in his head
See the world spinning 'round.



Well on the way,
Head in a cloud,
The man of a thousand voices
Talking perfectly loud;
But nobody ever hears him
Or the sound he appears to make,
And he never seems to notice.

But the fool on the hill
Sees the sun going down,
And the eyes in his head
See the world spinning 'round.

And nobody seems to like him,
They can tell what he wants to do,
And he never shows his feelings.

But the fool on the hill
Sees the sun going down,



And the eyes in his head
See the world spinning 'round.

Oh-oh-oh-oh-oh-oh-oh-oh,
And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He never listens to them,
He knows that they're the fools,
They don't like him.

The fool on the hill
Sees the sun going down,
And the eyes in his head
See the world spinning 'round.



“我是一个甜心饼”：字的联想

约翰·肯尼迪(J. F. Kennedy)是20世纪最受美国人爱戴的总统,这点大致无异议。但是他也难免会闹一些笑话。1963年6月访问柏林时,他为了表示友好亲切,演讲开场白认同自己为柏林人。德文里名词前面必须加冠词,但是表示籍贯或职业时例外。当肯尼迪以为他在说“我是一个柏林人”(Ich bin Berliner)时,德国人民听到的却是“我是一个甜心饼”(Ich bin ein Berliner)。两者的差别仅在一个非定冠词。作为普通名词,Berliner是“甜心饼”,非“柏林人”也。前者是一种夹了果酱的炸饼,类似美国的多福饼(doughnut),德国人过年时特别喜欢享用。虽然这是一则无伤大雅的笑话,但它早已成为初级德文课堂上的“反面教材”了。

俗话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语言尤其如此。中文极其精简,动一个字意思就变了。犬子祥祥有一则故



事,我记忆深刻。那是他四岁的时候,一家人去洛杉矶玩。下午我去逛街,把他放在舅舅家里。几个钟头后我回来了,问他:“你有没有想我?”他答道:“我有想到你,可是没有想你。”我愣了几秒,不觉莞尔:“你可以做我学生的中文老师了!”的确,美国学生最头痛的就是中文里的介词和副词。

反过来说,英文介词也一样不易把握。学英文得背很多介词短语,一个动词后面可以接各种不同的介词。*look at* 是“看”;*look for* 是“找”;*look into* 是“调查”;*look after* 是“照顾”;*look up to* 是“尊敬”;*look down on* 是“轻视”。比较微妙的例子是 *think of you* 和 *think about you*, 前者偏重感性,后者偏重知性。美国 1930 年代“客观主义”代表诗人奥贲 (George Oppen, 1908—1984) 却偏要说 “*thinking toward you*”——“从距离此端,我朝你思念,时光在倒退”(《诗札》)。“*toward*”把“思念”从静态转换为动态的动作。一个小小的介词仿佛可以具象地呈现思念如何推动时空,穿越距离,奋力地向“你”靠近。

其实,碰到像英文这类拼音语言,不要说是一“字”之差,有时仅仅是一个字母的有无,就可以“谬以千里”



了。对中国人来说,通常学英文最容易犯的错误有二:一是性别代词“他/她”(he/she)混淆不清,一是单、复数名词和动词之间不一致(单数现在式动词和复数名词必加s)。S像一条危险狡猾的蛇,真是害 sssssss 人了。譬如 corn 这个字,人人知道是“玉米”的意思,但是复数的 corns 就变成“鸡眼”。痠弦的《红玉米》,以一串串挂在屋檐下的红玉米来象征对童年、对中国北方的怀念。“犹似”一词的重复使用,暗示“我”耽溺在古老的乡愁里,忧郁无法自拔:“你们永不懂得/那样的红玉米/它挂在那儿的姿态/和它的颜色”如果把此诗英译成“Red Corns”,岂不成了另一番“滋味”的“香”愁,而一串串的 red corns 真叫惨不忍睹了!

我宁愿做一个甜心饼吧!



【附诗】

痠弦(1932—)

红玉米

宣统那年的风吹着
吹着那串红玉米

它就在屋檐下
挂着
好像整个北方
整个北方的忧郁
都挂在那儿

犹似一些逃学的下午
雪使私塾先生的戒尺冷了
表姊的驴儿就拴在桑树下面

犹似唢呐吹起